

我相信我们中国
一旦真正强大起来了

也一定会是一个国际形象温良的
通情达理的君子大国

因为那是我们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的理想

梁晓声
作品
珍藏系列

我相信 中国的未来

梁晓声

我相信
中国的未来

梁晓声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相信中国的未来 / 梁晓声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7-5153-2821-8

I. ①我… II. ①梁…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23057 号

我相信中国的未来

梁晓声 著

封面摄影: 魏德运

责任编辑: 李钊平 彭慧芝

装帧设计: 后声 HOPESOUND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

网 址: www.cyp.com.cn

编辑中心: 010-57350371

营销中心: 010-57350370

印 装: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2

字 数: 302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河北第 4 次印刷

印 数: 30001-32000 册

定 价: 39.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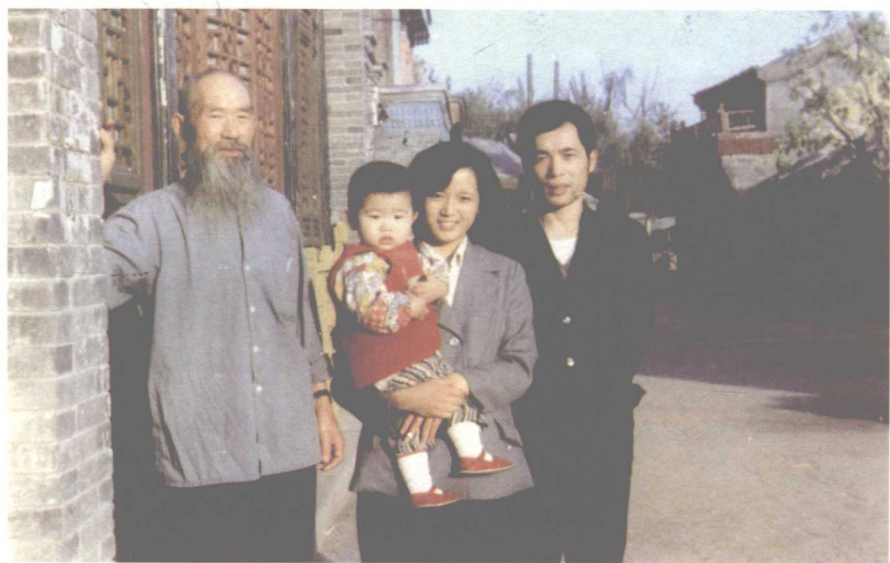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57350337



我还没上小学，是建筑工人的父亲就支援三线建设到大西北去了。某日他来信说想我们了，母亲就带我们去照了这张照片寄给他。因为父亲退休前一直调转于大西南、大西北，我家竟没照过一张全家照。此照片母亲左边是我，右边是哥，前排自然是三弟四弟和小妹——我们穿上了夏季最好的衣服，而小妹穿的皮鞋是借的。



大約是六五年，父親從四川回哈爾濱探家與我們五個子女照了這一張照片。左二是我，左三是哥哥，他當時已生病休學了。而我的母親，因為當時沒有一件能穿出門去照像的棉衣，就沒跟我們到市里去，所以我家至今沒有一張“全家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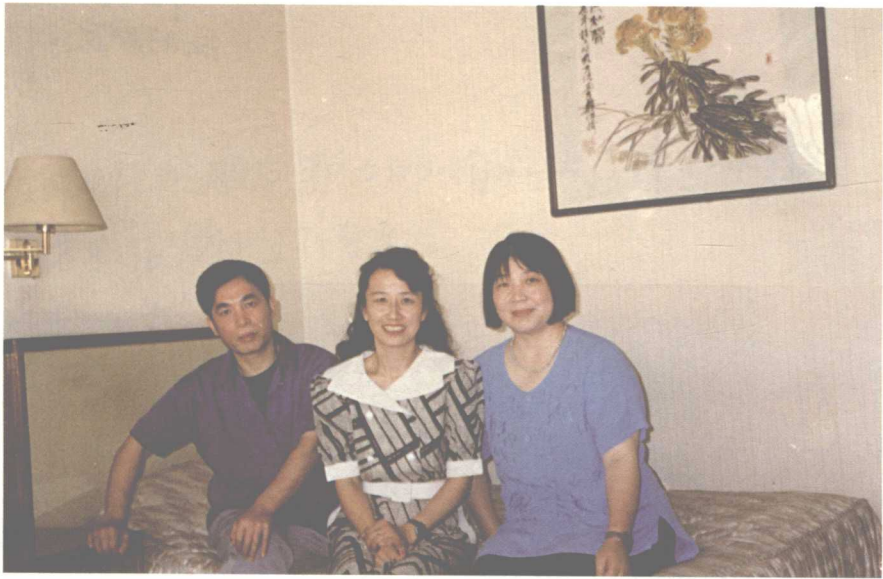




大約1985年，我與一
批作家應《上海文學》之
邀前往上海交流，並去
巴金老人家拜見。如今，
照片上多位師長已
故去了……



诗人舒婷也参加了《十月》组织的那次笔会，唯一向是我的粉丝，海南伏波勤于左右她则呼我“老大”。



我和毕淑敏常同时在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过书，于是应邀有妇联之邀进行文学讲座。此照摄于宾馆，中间者是责编李白沙，她后来一直是我好朋友。



这是在江西的
一处山里照的，
而且是导演李少
红替我照的。当
年北景）派我两
去为一部影片采
景——想来似乎
有20几年那么久
没见过她了，在
我心中她始终是
一位好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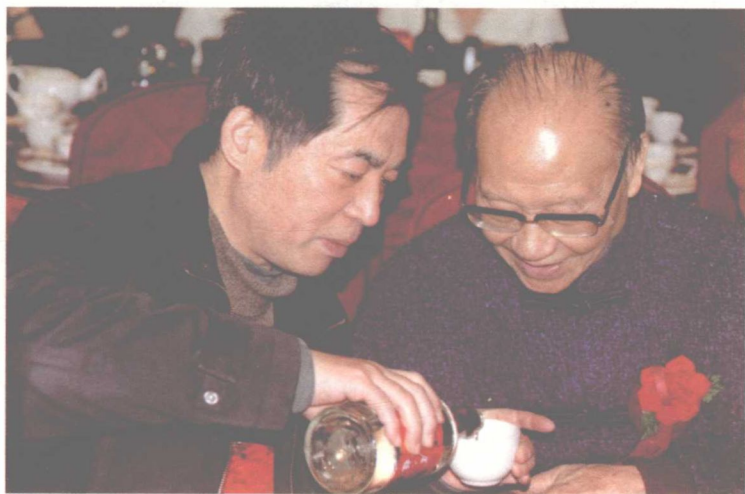


我与我们
民盟的前
届主席丁石
孙，他曾是
北大校长，我
更习惯于称
他“丁校长”。



我和徐迟前辈的一张合影。那一天我心情挺好，而他一脸忧郁。几年后他离世了……

在我年轻的朋友鄂力的婚礼上，我为主婚人方成老倒一杯可乐。





外文局的外国
翻译家译了我一
篇小说，并请我去
他的公寓作客——
当年我好年轻啊！



这大约是我的作家兄弟在我家附近给我照
的，我将三张剪拼为一。若我能有分身术，这一
生会轻松许多呵。



自幼就想当车人，
可一辈子没当成。
逼着军旅诗人周
涛脱下上衣，自己穿
了过把瘾。



九十年代初，我看
了好友文敬一丹的
一则电视报导，于是
为一所江西的山区
小学在作家中发起了
募捐，之后我与好友
铁凝跟随敬一
丹亲自将捐款送去，此照便
是那时留影。



我调到北京语言大学后，曾获2002—2004
年全国师德标兵荣誉。摄影师让我笑，可我刚
拔了前门牙，没听他的。

这是我获中
国电影“童牛奖”
时，同事替我
抓拍的一張
照片——当年
儿童电影)的颁
奖仪式多隆重
啊！



某年回哈尔滨，与
中学同班同学相聚，
与我当年同桌的女生
合影。



感言

政协委员当是各级政府的复眼和重耳，政府之“眼”看不到的，或明之看到了却不予重视，甚至不作为的各类社会问题，民生诉求，政协委员应以更敏感的关注之“眼”洞察之；同样，政府听不到的，或明之听到了也不重视不作为的民间呼声，政协委员的“重耳”不但善于及时听到，而且要善于分析总结——既有所见闻，且形成思考成果，当以特坦诚之态度力陈之，得罪了某些特权人物、利益集团也不在乎。我以为，做到以上三点，大体也就不辱政协委员这一身份了。

梁晓声
2012年8月28日
于北京

代序

第三只眼看中国

我经常想到我们中国的将来，正如少男少女们憧憬爱情。

每当我想到我们中国的将来，必会联想到鲁迅先生那几句著名的诗：

从前好的，自己回去。
将来好的，跟我前去。
这说什么的，
我不和你说什么。

我读鲁迅的书，发现他即使不是喜欢用感叹号的，也肯定是不吝用的。他们的时代，是字里行间感叹号频现的时代。

他们又怎么可能不是那样的？

在那样的时代！

然鲁迅先生的《人与时》，几行文字竟平和极了，连些微的激情也看不出的。甚而，分明还很索寞。仿佛原不想说，

或懒得说，自觉根本不说最好。却不知怎的，淡淡的又说了。说得显然勉强，透出大的无奈，还有惆怅……

现在之中国，凡印在纸上了的铅字，应用感叹号的现象，真的是少见。现在之中国，孔子又特别得风光。孔子的话，大抵总是说得不动声色。于是现在全中国，经常公开说话的人，都娴熟把握着有话好好说的技巧了。

我不但要借用鲁迅先生的诗，还要加上我自己的两句。并且，于这四平八稳得特不真实的时代，加上其实我倒不常用的感叹号：

说现在好的，
留在现在！

活在当下却说从前好的中国人，无疑是有的，但估计不会很多。据我所知，十之八九的中国农民是不会说从前好的，从前他们的日子太苦了！现在，起码他们可以不交土地税了，与从前相比，日子毕竟过得去。

我想，说现在好的中国人，当是最多的吧？一个中国人，不计属于哪一阶层，只要他或她1949年以后一直生活在中国，只要稍微客观一点，大概都会承认现在比从前好吧？天天、月月、年年被所谓“思想斗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聒噪骚扰得人们谨小慎微甚至心惊肉跳无处躲无处藏的时代，有什么好？若在从前，今天的千千万万上网者，不知将被抓了多少，判了多少，劳改了多少，发配了多少，杀了多少！反右，人民公社化，“大跃进”，“文革”，从城市到农村，简直可以这么形容：中国人被折腾惨了！今天整人的人，明天被人整，有什么好？所谓国家主人们，衣食住行的水平，比“丐帮”强不了多少。所以，凡打从前活过来的中国人，即使对现在的中国满腹怨言，即使有办法能将他送回从前去，关键时刻大抵还是会会对从前背转过身的……